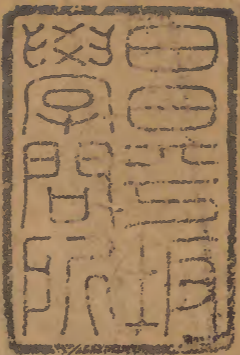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經說 四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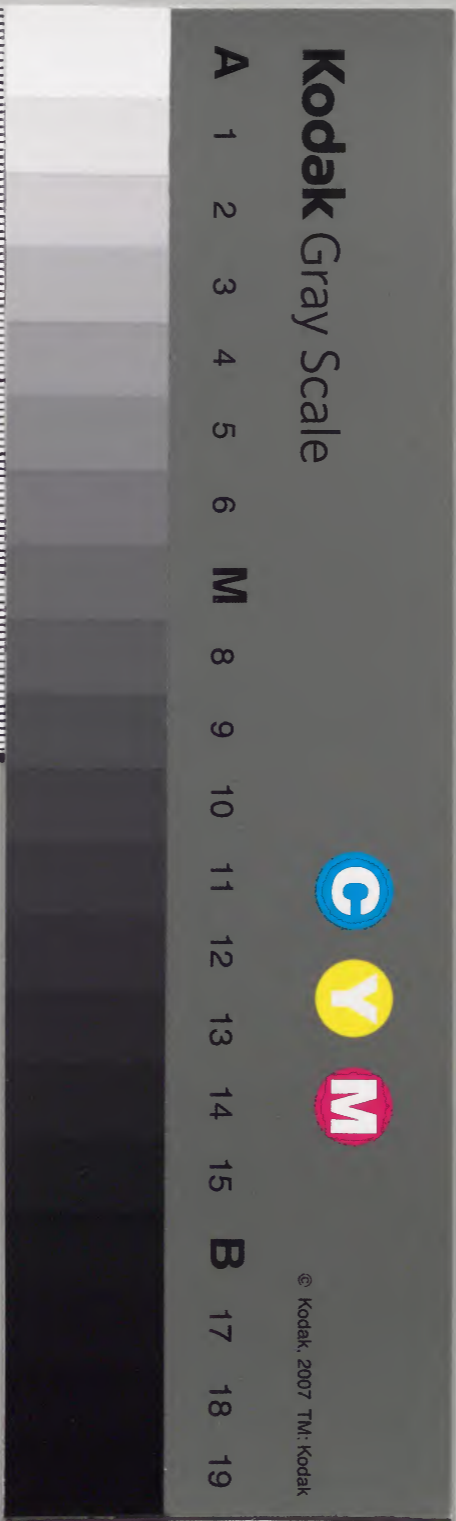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三	六	〇
一	七	〇	〇
一	三	〇	〇
一	六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三	〇
一	七	〇
一	三	〇
一	六	〇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0
冊數	16 (15)	
函號	298	143

共十六本

十五



伊川經說卷之四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  
 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  
 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  
 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伊川雜記卷四  
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

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春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

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  
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  
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  
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  
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  
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  
受故書其自卽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  
信則臯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  
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  
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

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  
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段欲立之  
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  
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  
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鄭伯失爲君  
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  
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于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貺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詩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僭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賄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啗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况於宰

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

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况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土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三月庚戌天王崩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諡稱私諡

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臯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

則無服况殺君乎大義旣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爲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搜諸侯以伐鄭固爲舉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舉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舉左氏以為再伐妄也鞏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泄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稱衛

人眾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簣而沒豈

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秋衛師入邾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螟

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修好旣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夫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伊川經說卷四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擧也宋之疆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姊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與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淡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

伊川經說卷四  
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  
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  
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  
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  
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  
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為宋討也擅與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  
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  
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  
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舉可知言以歸  
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  
見故遇于垂宋忘鄭之淡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  
見之禮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  
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  
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

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為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

非安也

螟

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

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

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

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

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

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

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

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

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

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

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觀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為主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輦譖於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寤氏輦使賊弑

公子寤氏立桓公而討寤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

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

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諡法關

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

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

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

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

人凡民罔弗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舉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  
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辜也弑逆之罪不以  
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  
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  
之辜自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  
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  
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  
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

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我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舉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舉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為會約言和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于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

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

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眾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

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

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

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公下文闕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辜均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

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

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

緡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

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

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  
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  
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  
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  
因事而書

螽

蝗也既旱又蝗飢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

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  
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  
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  
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  
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  
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眾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重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季亥焚咸丘

古者昆蟲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春

冬與四年同日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

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冢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  
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  
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  
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  
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  
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舊有解說者纂集附之於後  
十年冬齊侯衛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三國為主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也  
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十有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  
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怒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  
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卽位謚法勝敵克亂

曰莊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辜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  
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  
不書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  
師少曰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  
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  
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  
秦晉使之不竟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鄆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

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而取怒大國故淡舉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兩鄰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

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二年方逆蓋齊難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婚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一歲三策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淡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未嘗與大眾此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故即書滅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夏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辜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二十有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不稱君居喪祔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

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慈惠

愛民曰文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

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

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

怨故貶稱人

三年秦人伐晉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皆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

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

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

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與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

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十年夏秦伐晉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名倭文公子子亦庶兄匡王五年卽位諡法

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脫氏字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疆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疆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安民

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約盟故皆稱人以

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三年冬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

八年冬衛人來媵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

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國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宋殺其大夫山

去族善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

吳親一本此下云襄十年相之會與此同十四年何之會亦同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郵乎人魯之

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為恥

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菀丘

寘之于菀丘也

十有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

功曰襄

二年冬遂成虎牢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

責其不能守也

三年六月乙未同盟于雞澤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五月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郟人于戚

吳來會非為主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轅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復可知鄭又服而請會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

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

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同病楚也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

書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虎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書國人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諡法容儀恭明

曰昭

元年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

莒展與出奔吳

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

伊川經說卷四  
三十四  
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  
臯鼫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六合諸侯以伐之  
而不能明暴其舉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  
書公及

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

○哀公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諡法恭仁  
短折曰哀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

丙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  
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魯入  
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故賂齊以說之  
齊人歸謹及闡

不云我田旣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伊川經說卷之四

伊川經說卷四

三十五

不云非田則謂其田非以為惠也

齊人調鼎文開

味而以其味來雖齊恐其外郊對調齊以歸之

也且與之郊以非齊而受則書郊此齊西田豈也魯人

內夫豈不書哉尋當歸也下郊其土此入矣豈不書

人羊夏齊人郊調文開

齊齊調鼎見景公與具立少以魯調也

大卒齊調主人于齊

禮記曰齊

○哀公問燕食公曰王二十六年嘗與魯共燕也

程氏經說卷第五

二先生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知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

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不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效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毋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  
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  
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  
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  
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  
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  
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  
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  
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  
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  
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  
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當作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四字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  
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當作心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其字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典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也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  
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  
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勇犯曰亡  
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  
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作殆之誤也見  
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  
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  
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  
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  
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  
水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  
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  
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  
義爲利也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程氏經說卷第五

程氏經說卷第六

伊川先生

論語說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  
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  
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雖樂於及人不見  
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  
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於其家而  
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  
本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

矣

會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道千乘之國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

脩其職而學先一作文非為己之學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親事君與

朋友交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

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之

自脩常如是也

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

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慎其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

於厚德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盛德之輝

光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

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

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恭而安別而和為可貴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能守約恭能遠耻近於禮

義也因其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敏於事勇於行也

貧無諂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脩也切磋琢

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為自脩之

道知來者也

為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已亦由學而至所以勉  
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  
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矣  
溫故而知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  
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言則可信

周而不比周為遍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  
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學而不思則罔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攻求異端則害於正

人苟耻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  
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已能慎得祿之  
道也

舉直錯諸枉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書云孝乎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  
禮之祀人情徇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  
耳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為是  
則何所不能為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失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林放問禮之本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夷狄之有君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  
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如一本無如字射乎射者正已而已非有爭

也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其爭乎

巧笑倩兮美質待禮以成德一作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

能論故曰起子

夏禮吾能言之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  
不足考證矣故夫子不能成之

禘自既灌而往者灌者祭之始也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

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逆祀固失禮  
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治  
之如視諸掌也不知也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  
禘失禮之甚而言耳

奧喻貴臣寵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抑之云若獲罪於天  
求媚何益也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工也  
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  
切無傷善之心也切於善一作色乃傷善也

管仲之器小哉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

禮乎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樂始翁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有傳之失者故未盡善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以愛

人爲本主於寬厚禮主於敬喪主乎哀不然是無本也

何以觀乎

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居以親仁爲美處不擇仁焉得爲知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苟志仁無惡也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得善弗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道言道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仁

斯至矣不繫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固嘗一作當有之已未

嘗見耳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於道而心役

乎外何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天

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志存於



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禮者為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為國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也求為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淡喻是以篤好

德不孤必有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夫公冶長也魯人字季長也其父公冶氏也

斯焉取斯斯助語詩云恩斯勤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尚飾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器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飾之盛者皆從玉見其飾之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已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子路以為

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已夫子許其勇而謂其不能  
量度事理也取材裁度也材裁通用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  
愈子貢既能自謂何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及所以勉  
之進也  
宰予晝寢人既耽惑難以語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  
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而  
未能行惟恐復有聞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人之交久而敬衰久而能敬  
所以爲善與人交也

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爲知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其然豈其  
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愠則非也苟無  
喜愠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以政告新爲忠斯  
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使晉時也其再慮當矣至於求遭喪  
之禮則過矣

子在陳曰歸與夫子之刪詩書使羣弟子編緝之也

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

孰謂微生高直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善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卜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質也語生質則不異於人人不若已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子桑伯子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踈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求乃欲資之而爲之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者所以示冉求以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

九百思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夫  
子之使子華義也原思爲宰有常祿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  
時也

回三月不違仁得舍則服膺弗失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至  
謂心存於仁非能至於仁也

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  
有所長非唯三子者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  
子會子數人而已

顏子之樂非樂箠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

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由己未  
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女自  
止非力不足也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  
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道不可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戶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人類之生以直道也吹罔而免者幸耳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才卑而語之  
高安能入也

樊遲問知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求  
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者一本有喜字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

水之通流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  
者安其常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  
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  
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觚之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

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問仁  
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從之乎夫子  
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知可欺以其  
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而  
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弗違畔於道矣

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為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  
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夫子為陳不  
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  
喪予也

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

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博施厚施也博而及眾堯舜病其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患其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爲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恕者爲仁之方也

述而

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識而無倦者有諸已者也何有於我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以仁知而言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憂如是則德日新

申申和適之貌天天溫裕之貌

吾不復夢見周公夢見周公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苟以禮來者無不受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見於辭色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甘矣則既飽有喪者在

側豈能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無所預於已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所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已故夫子抑而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已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爲多矣能察知所慎善觀聖人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爲二也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不可

夫子爲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二人者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云樂亦在其中矣非樂蔬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  
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  
能盡違也惟於詩書執禮必正其言也

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能知聖人也故  
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  
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也惟自謂  
好學耳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自謂好學也所  
以勸人學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  
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  
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安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  
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  
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  
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  
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於事  
謂之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  
人良善之人也有常雖無善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



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絕之則大甚矣人繫已而來當與其繫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欲之則至未

有力不足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司敗之問而以爲黨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蓋巫馬期約以復告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常人於文飭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已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謂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  
誅告夫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  
善可遷故云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  
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魯哉門人之能  
觀聖人也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  
伯之讓非謂其弟也為天下也其事淡遠故民不能識  
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

身三讓也

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憊勇而無禮  
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君子曰終小人曰  
死君子保其身以歿為終其事也故以全歸為免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不  
問而自言故曰言曰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言出於  
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慎之於身言動之間皆有法則  
容貌莊敬則可以遠暴慢顏色正則自知其信辭氣之  
出不使至於鄙倍鄙謂偏僻倍謂違拂義理倍與背字  
通用孟子曰師死而遂倍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

在修己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顏子能無我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剛毅而後能

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

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

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

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

藝 貴富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為才美謂威儀技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

焉恥也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為可耻而不處

特立者能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

問而告者則有矣

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之始必定公始

仲尼自衛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恂恂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則

必直侗則必愿恂恂則必信自當然也而有不然者偽

妄之甚不可得而知也謂非常理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其德之高也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為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禹德之至不可復有加矣再言無間稱美之深也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不以一善得名於時蓋其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之而謂

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最下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眾可也拜乎

上泰也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眾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

按時氏本伊川先生作論語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略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故從閣本云

程氏經說卷之六

程氏經說卷之七

孟子解

按晁德昭讀書志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又接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複載因存其目云

程氏經說卷之七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不可不修道也者不須臾離也止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

程氏經說卷之八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不可不修

道也者不須臾離也止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止萬物育焉

此章明中和及言其効情之未發乃其本心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仲尼曰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者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飲水而已之謂無忌憚以無所取則也不中不常妄行而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人莫不中庸會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不息則爲聖人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止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爲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歟止其斯以爲舜乎

此章言舜所以用中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樂取

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止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章辨惑陷阱之可避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

蹈之烏在其為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守之此所以

為顏子也眾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

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眾人異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言中庸之難能均平治也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

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久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子路問強止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章言強之中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強

者也南方中國也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

北方任力故止為強者能矯以就中乃得君子之強自

和而不流以下皆君子自矯其強者也塞未通也不變

未達之所守所謂富貴不能淫也

子曰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

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

塗而廢當行而不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

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止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

廣也隱微密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所謂隱也費則常

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天地之大亦

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况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



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  
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  
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  
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能  
至察乎天地則常道盡矣

子曰道不遠人止君子胡不慥慥爾

言治人治己之常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故道而遠人是爲外物一人之身而具有天地  
之道遠而故今大而天下同之是理無毫釐之差故君  
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將欲治人必先  
治己故以忠恕自治責子之孝而自知乎未能事父責  
臣責弟責朋友皆然故惟安常守中務實是乃治己之

務

君子素其位而行止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安土順命乃所以守常素其位不援上不陵下  
不怨天不尤人居易俟命自邇自卑皆安土順命之道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論誠之本惟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  
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謂微矣然體物弗遺  
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  
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止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

盡其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故夫  
婦之不肯可以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止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亦言庸行本於孝文武周公皆盡孝者也所以父  
作子述而無憂者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為聖人尊為  
天子武王之孝能不失顯名而尊為天子周公則達孝  
於天下是皆盡孝者也武王周公蓋善繼文王之志善  
述文王之事故修其祖廟所以繼文王事親之志序爵  
序事所以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追王之禮下達於士庶  
人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

哀公問政止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章言為政蓋本於庸行也盡修身之行至於以道以

仁行之至也思修身至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也

天下之達道五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  
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其行  
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  
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  
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  
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始有  
異也既不有異是乃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  
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為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  
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

修之身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

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者何中庸而已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止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言庸行至于九經盡矣自知天至於九經無精粗之別必備乃所以為常道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修身九經之本必親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

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禮義由賢者出尊賢則不為異端所惑大臣人所瞻仰所以取法非其人黜之可也在其位不可不敬不敬則民眩不知所從讒色貨皆害德舍是三者惟德之貴則人勸而為賢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而不責以善此所以諸父兄弟相勸而親官盛任使如注說注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待之以忠信養之以厚祿士無有不勸者也遠人惟可以柔道馭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柔道也厚往薄來

不爲歸已者厚也一說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以貫九者誠也故其下論誠

凡事豫則立止道前定則不窮

豫謂成已素定也成而素定非誠而何有諸已之謂信無信不立有信不廢如誠有之何往而不可苟無其實幾何不窮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止不誠乎身矣

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而後已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說之而已在吾

身誠有是善故所以能誠其身此章論在身之誠

誠者天之道也止雖柔必強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卽天道也天道無勉無思然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卽聖人聖人卽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至之非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不足以化氣質

自誠明謂之性止明則誠矣

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  
理之實然者至簡至易既已至之則天下之理如開日  
睹萬象不假思慮而後知此之謂誠則明致知以窮天  
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簡易實然之地而  
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于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  
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  
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同  
者皆然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  
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  
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

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  
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  
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  
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於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  
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  
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無事順以養之而  
已足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  
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  
三才此之謂天地參

其次致曲止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徧覆包含無所不盡然而稟於  
天不能無少偏曲則其所存所發在偏曲處必多此謂

致曲雖曰致曲如專壹於是未有不成德之成矣未有  
不見乎文章致曲至於成章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  
知類通達見其所不盡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  
之不可與幾故知至未有不動者也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心乎動動而不息雖文有大  
小未有不變者也變者復之初復于故則一於理不知  
其所以變故惟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止故至誠如神

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  
一體而已興亡之兆今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  
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  
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將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誠者自成也止故時措之宜也

誠不爲已則誠爲外物道不自道而其道虛行既曰誠  
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已所自行將誰  
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以致之物之  
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  
象接於耳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  
造化發育皆在其間故有內外生焉性生內外之別故  
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內外故具仁與知  
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大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  
宜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  
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乎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  
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

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  
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  
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  
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  
其收雖蕘稗且不可得况禾麥乎是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意誠矣既有惻  
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  
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則誠之為貴也  
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  
之而已故思成也必思所以成物乃謂仁知之具也性  
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  
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蔽蔽有

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己與天地不相似  
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時措  
之宜者凡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發而皆中節者也

故至誠無息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章言至約之理惟至誠而已盡天地之道亦不越此  
窮盡實理得之有之其勢自能至於悠久博厚高明但  
積之而已蓋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無雜則其行  
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爾乃乾坤之所以  
開闔如使之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堪任也徵驗也悠  
久長也凡物用之不窮者其才堪任是用也如有所窮  
則其用必息故誠之所以久者不息而已不能堪任廢

徹必矣又安所效驗於外哉不息至於有徵則傳之百世亦猶是也能傳百世而不已則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卑有如是廣博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其積不得不明是皆積之之效也所以覆物載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乃天地之道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止於至誠而已天地之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而已如使天地爲物不貳則必有已積之有已則其積不多昭昭撮土之微不同乎衆物又烏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功能哉天之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爲聖人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

而已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大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德所以凝至道也雖有問學不尊吾自德之性則問學失其道矣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以自求則精微不足以自信矣雖有中庸之道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污合俗矣雖知所未知不溫故以存之則德不可積雖有崇禮之志不敦厚以持之則其行不久此皆合德與道而言然後可以有成矣

是故居上不驕止其此之謂歟



居上不驕知上而不知下爲下不倍知下而不知上國  
有道不知言之足與知藏而不知行

子曰愚而好自用止其寡過矣乎

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  
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  
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  
裁之道也故王天下者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政行  
必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  
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故國無異  
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仲尼祖述堯舜止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祖述堯舜會有所尊憲章文武會有所徵上律天時如

祖述堯舜下襲水土如憲章文武蓋稱堯舜者以道言  
之天時者道之所由出也稱文武者以政事言之水土  
者人之所有事也律之言法襲之言服也此言仲尼之  
中庸如是之大如是之備故譬言天地之大也其博厚  
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  
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  
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  
以敦化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止故曰配天

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聖人成德非萬物皆

備足以應物而已其停蓄充盛至淡至大出之以時人  
莫不敬信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惟天德爲能  
配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止其孰能知之

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貴  
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  
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  
者實有理是也反而求之聖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  
謂庸體其所固有之義則經綸至矣理之所自出而不  
可易者是謂之中尊其所自出則立之至矣理之所不  
得已者是謂化育明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至  
誠而至於此則至誠之事盡矣天德全矣夫天德無所

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覆物也有數  
矣由不倚然後積而至於至厚厚則淡淡則大厚也淡  
也大也不至於天則不已卒所以浩浩者天而已故非  
達天德不足以知之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止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至終篇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  
聲無臭聲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誠一於  
天可知闇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  
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淡厚悠遠  
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本我心之所固有  
也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

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得而致力焉惟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源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如此則入德其幾矣反本之要吾心誠然而已心誠然之豈係乎人之見與不見惟內省不疚可矣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必賞罰而人知勸沮其盛德之盛足以使人愛敬愛之則樂從故不待勸敬之則不敢慢故不待懲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天下正已斯可矣正已則物孰與不正篤

恭而天下奉正已而已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何聲色之用乎德之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不肖也可以能行其輕而易舉豈特毛之比乎故毛翰有倫如誠一於天則無聲無臭之間得其實理斯盡之矣按晁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載此卷切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卽朱子所辨藍田呂氏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

